

绿痕◎著

众神梦记

众神梦记之

凤凰垂翼

「少女奇幻大师」绿痕隆重献飨
「新概念神话」名典。

离开了海涛四起的岛屿与金碧辉煌的宫殿后，
他们置身于一个充满野性的丛林。
在林里，蜘蛛张开它的网，静候猎物。
千丝万缕中，被缚住的是挣扎的猎物，
还是苦苦守着蛛网的蜘蛛？
到底是谁网住了谁，谁困住了谁？
等待被吞噬的，是谁？

「少女奇幻大师」绿痕隆重献飨



众神梦记之
绿痕◎著

凤凰垂翼

众神梦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凰垂翼/绿痕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(众神梦记)

ISBN 7-5007-8011-7

I. 凤... II. 绿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376 号

FENG HUANG CHUI YI

(众神梦记)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海飞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主 编:珠 雅

责任编辑:汪露露

封面绘画:Nu.

责任校对:刘占生

特约编辑:苏 霞

装帧设计:花 雨

封面制作:彭 鹤

责任印务:李书森

社 址: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总 编 室:010-64035735

传 真: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//www.ccpgg.com.cn

E-mail:zbs@ccpgg.com.cn

印刷: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7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2006 年 9 月广州第 2 次印刷

字数:80 千字

印数:6001-12000 册

ISBN 7-5007-8011-7/I·745

定价: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1

离开了海涛四起的岛屿与金碧辉煌的宫殿后，他们置身于一个充满野性的丛林。

在林里，蜘蛛张开它的网，静候猎物。

千丝万缕中，被缚住的是挣扎的猎物，还是苦苦守着蛛网的蜘蛛？

到底是谁网住了谁、谁困住了谁？

等待被吞噬的，是谁？

是谁？



天际似泼了墨般，浓重的密云盘旋在迷海上方不散，狂风似野兽扯开了嗓子嘶吼，自海面上吹袭而来的强风，依旧持续狠狠吹刮着海面，遭风势掀起的海浪，不分日夜地拍击着港湾，风儿携着高高拍击而起的浪花，将海水灌



进建筑在海湾边崖岩底下的碉堡里。

守站在碉堡外的士兵们个个又冷又湿，在强风中几乎无法站稳身子。

这情况已持续三月之久。

三个月前，浩荡率大军闯入紫荆王东域地盘，直扑向海道的六器旗下两位将军玉笄与玉珩，意欲抢在多年来总是对海道睁只眼闭只眼，与其他四域将军一般皆采取互不侵犯做法的紫荆王之前，先行为帝国攻下海道，并在迷海中寻找海皇。

但这些日子来，因为守护海道的风神之故，玉笄与玉珩始终无法动海道分毫，只因风神在海上布法掀起狂风，令六器战船一艘也无法离开岸边，就在一个月前，海道三岛中都灵岛岛主观澜，更是趁着六器动弹不得之际，率军先行登岸拿下了玉笄的人头。

门扇打开的刹那，强劲的海风随即灌入了堡内，海水的气味亦随着漫在风中的水汽涌进其中，在身后部属勉强关上门扉后，脱去外氅的玉琅，一脸愤懑地抹去满面的水珠。

“如何？”急着知道情况的玉珩连忙迎上前。

“紫荆王不肯出借巫女。”脱去身上吸满海水的外衣后，仿佛像在发泄似的，玉琅狠狠将外衣甩曳在地。

“其他的四域将军呢？”早就知道他们定会在紫荆王

那儿碰钉子的玉珩，不死心地再问。

不得不去向人低头，却处处碰壁的玉琅，再也忍不住地大声咆哮。

“他们同样也都不肯借！”明知道他们因风神而吃了什么苦头，也知道风神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，偏偏那些四域将军就是不肯出借手中握有巫法的巫女，好让她们来对抗风神，分明就是想看他们在海道出丑，并给当初主动请缨出兵海道的六器将军们难堪。

原本犹存有一丝希望的玉珩，面色随即变得铁青。

欺人太甚，往常在朝四域与六器相互作对那便也罢了，没想到在来到了海道之后，四域将军们依然故我，他想，那个不肯出借巫女的紫荆王，现在定是在他东域的别墅里等着看他们的失败，而远在京中等待的六器将军们，若是知道他们至今竟连一艘战船都没有出海过的话，想必等他们回到京中时，定少不了一顿严厉的苛责，更甚者，他们这些六器手底下的弟子们，日后恐将无缘接下六器的棒子，与他们在朝中的地位。

但那些身为六器的师父怎会知道海道现在的状况？站在碉堡内往外看去，海湾内怒涛汹涌，海面上更是一片无止境的惊涛骇浪，即便是打仗，那也得要有战场，若无战场，纵使 he 再有能耐，也不能奈海道如何，在这片无立足之地、无可行船之处的迷海上，别说是想找到海皇了，他



就算在这再拖上三个月，依旧是拿不下海道三岛！

“你说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”心乱如麻的玉琅在他沉着脸闷不吭声时，烦躁地在屋内踱来踱去，“难道咱们真要向紫荆王求援？或把这个立功的机会让给紫荆王？”那个等着看他们承认失败的紫荆王，已在他的东域里屯兵多时，与紫荆王相比，失去了玉笄的他们，眼下存粮已不多，他们可不能像现在这般再撑下去，谁知道这刮个不停的怪风何时才会停息？

颜面不堪再辱，玉珩紧握着拳，咬牙迸出两字。

“绝不。”

“都已三个月了，咱们不能一直在这进退不得地耗着。”知道他脾气的玉琅，虽然和他一样都有不甘，可还是要让他面对现实，“再如此下去，咱们该如何向师尊们交代？而师尊们又该如何向日月二相及陛下交代？”

玉珩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扭头看向窗外，半晌，他像是下了极大的赌注般地开口。

“派人将半数战船拉上岸。”

玉琅怔了怔，“拉上岸？”

“既然咱们不能由此东进，那咱们就绕道至大海上海西进迷海。”他边说边取来地图，一手指向东边连接着迷海的广阔大海，“你继续停留在此佯装我军攻势未改，以免风神起疑，我则率军绕道由东向西进攻，趁此攻其不

备！”

“此计虽是不错，但若要绕道的话，迷海两边海岸都是山崖，崖上的山道难以运船——”觉得这会大费周折的玉琅，皱着眉思考着此计的困难度。

“那就在道上铺上滚木。”玉珩冷冷瞥他一眼，“不管要花多大的人力物力，咱们都得把船运至东海上。”

看着他眼中不屈不挠的决心，犹有反对的玉琅安静了一会儿，半晌，他眼中也换上了不服输的光芒。

“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”今儿个冲着一口气，他绝不要让那个目中无人的紫荆王给看扁，他定叫那个自恃为皇亲的紫荆王刮目相看！

无视于碉堡中的人事物，重重拍击在岸上的碎浪，一波又一波地前仆后继，成群袭向海岸的浪涛远处，远在迷海之上的海道三大岛中，都灵岛岛上风神所居的神宫里，上百位祭师齐跪在殿中祝祷，喃喃的祝祷声，漫盖过了宫外海浪的声音。

居于殿上纱帘后的风神飞帘，已在此不分日夜布法三月，这三月来，每日只能稍微歇息一会的她，始终沉默地坐在帘后布法，就在这一片令人听得两耳已麻痹的祝祷声中，她缓缓地睁开了眼，起身扬起一手拨开阻隔人群的纱帘，微偏着螭首怀疑地看向殿窗。

“殿下？”不知她是受何打扰的祭师们，纷纷扬首，



不解地看她赤着脚一步步走向殿窗，在窗畔看了一会后，她即走至一旁的殿门走出殿外，就这么站在外头高悬的殿堂上。

子夜般乌黑的青丝，在风中不停地飘扬，飞帘微眯着眼，在翻腾不定的海涛中看向远方只能见着些许的山崖，殿堂底下拍击溅起的浪花打湿了她的衣裳，在这已入冬的时节，海水显得格外彻骨冰冷，但她仍是动也不动地凝视着远方，当她身后的祭师们纷纷上前，想劝她进殿避一避时，她合上眼，将掌心交叠在胸口，微启芳唇低声喃喃，开始再布另一种法。

过了许久后，丝毫未减的风势依旧在海面上奔腾四窜，但海面上却渐渐起了变化，众人瞪大了眼，见原本急摇乱打的海面，开始出现大小漩涡，渐渐地，漩涡为数愈来愈多，也愈来愈巨大，就在低垂的密云闪过数道白亮的闪电之后，海面上的漩涡扶摇而上直抵云端，急速旋转成一条条摇曳不定的水龙，飞帘倏地睁开双眼，扬袖一振，十来条水龙即以飞快的速度朝海岸前进。

此时的玉珩与玉琅，冒着大风大浪站在港湾边，指挥下属将一艘艘停泊在湾内、随着海浪起伏的船舰拉上岸，就在他们刚拉起数艘船舰，并枕以滚木拖至湾旁，打算运往后方的山崖时，天色蓦地四暗，宛如黑夜提前来临，为此异象，人人皆好奇地仰望着远方的天际，并因远处的景

象为之一愕。

犹如由天顶探向海面，数十条高耸卷起的水柱，似一条条水龙般直击向海岸四处，一时为此景骇住的众人，起先还无法反应地呆怔在原地，当玉珩的厉声疾喝穿过呼啸的狂风与水声抵达他们耳际时，众人这才惊惶地四处逃散，一艘艘被拉上岸的船舰，很快即遭卷上岸的水龙吞噬卷起，再重重摔落至岸上四分五裂，通往山崖左右两处的山道，也遭以无人可挡之势奔向山崖的水柱冲毁，刹那间，大批的落石自断裂的山崖倾落，将下方的碉堡掩埋在其中。

其余停泊在港湾内的船舰亦无一幸免。

在水龙消逝化为水柱坠落，如大雨般滂然落下，在岸上形成一摊又一摊巨大的水池，侥幸逃过一劫的玉珩，站在一地船只的残骸中，圆目直瞪着远方的迷海。

“她不是人——”他颤着声，无法克制一身的寒栗，“这不是凡人所能之事——”

站在殿外看着水龙消失在岸边后，感觉自己已耗尽力气的飞帘，有些站不稳脚地颠退了两步，她一把握紧殿台的围栏借以稳住自己，当脑中强烈的昏眩感过去后，四肢重若千斤的她，勉强抬起脚，转身踏着踉跄的步伐迎向在殿内等待着她的众人。



狂风中，脱手而出的缨枪笔直地射中十丈外的木人，破浪一手扯住藏在枪杆尾端的长链，使劲将它一拉，遭缨枪正中的木人人头，即遭他给扯下，在未落地之前，另一手也执枪的破浪再射出一枪，霎时遭击中的木人人头，迸裂的木块残屑散了一地。

收回两柄缨枪后，破浪低首直视着握枪的双手，无可避免的，他想起了另一个同样也是双手使用武器的女人，那个，七年来他始终打不败的女人。

当年陛下欲压低六器将军们在朝中的气焰，打算在四域设立四域将军取代六器将军的督统，在百朝殿外设置了武场，不分出身贵贱，广邀全国能手竞逐，记得当时光是朝中的武官们就占了名额的一半，其余难得能踏进皇宫里的百姓们也占了一半，一时之间，京中出现了各式人等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，在那十天十夜的竞逐赛中，帝京被来自帝国境内四面八方的人潮给挤得水泄不通。

在那之前，他是知道六器之首黄琮有一女名叫夜色，但他可没听过石中玉与孔雀这两人，后来他才知道，石中玉的先祖曾参与过两界之战，算来也是帝国的旧功臣，只是时间一久，石家便被遗忘在人才济济的帝京之中。至于孔雀，原是个流连在迷陀域里的浪人，恰巧路过帝京，就

顺道过来凑凑热闹，事后问孔雀，他才知孔雀甚至连这次全天下武将一块竞逐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而他，之所以会出赛，原因很简单，就只是为了陛下，为了那个他所敬爱的皇兄，既然陛下有意要将军权一把握的六器削减些权势，他便愿为陛下达成心愿，虽然说，在他出赛前，母后与大皇兄临渊都反对他一个堂堂帝国的王爷，委下身份去当个什么镇守四方的四域将军。

竞逐赛的十天十夜里，他与夜色、石中玉、孔雀等四人，皆赤手空拳各占据一座武台，自踏上去后就无人能将他们给赶下来，即使是六器们特意派出爱徒来抢席位也不能，直至竞逐终了大势已定，陛下必须分配出授予将军之职的四人，将出任四域的哪个方位，以及又该在四人中选出哪位为四域之首，那时心高气傲的他并不知道，他与另外两个男人多年来的噩梦开端，就是自夜色提着两柄弯刀踏上武台的那一刻开始。

首先面对夜色的石中玉，在与夜色战了一日后，断了一臂的手骨，并因体力不支无力再战；次日登台的孔雀，也同样是在黄昏时分，因用尽力和胸骨被打断了五六根，不得不向夜色称降；最后一个挑战夜色的他，在第三日时仍旧在夜色身上讨不到任何便宜，两柄枪敌不过她手中的双刀不说，夜色还当着陛下的面，以力震山河的一掌将他给击飞出场外。

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恩怨，就是这么结下的。

天生就少了根筋的石中玉，本来就不是很重颜面这玩意，而被夜色那股冷劲给吸引住的孔雀，很快地眼中便换上了爱慕与兴奋的光芒，但身份与他们不同，素来就是高高在上的他，则没有他俩那么看得开，他不信自己会败给一个女人，从小到大，他的颜面与自尊，都不曾这么彻底被个女人给摧毁过。

偏偏，那个女人却是陛下亲封的四域之首，他们这些新任的四域将军的上司，而更令他咽不下一口闷气的是，在打败他之后，站在武台上的夜色似意犹未尽般，竟当着全朝文武百官的面，对高居于看台上的六位六器将军撂下战帖，要求他们上台与她一较高下，还说——

她不介意他们六个一块上场。

当坐在台下将头埋在饭桶里狂吃，以补充体力的石中玉吃完数来桶饭时，孔雀正哑然无言地看着素来高高在上的六器将军们，在惨遭夜色手下不留情的双刀修理后，一个个被踢下武台，唯一一个没被她给不客气踢下的，就只剩下她的亲爹，黄琮。

到头来，夜色并未与黄琮动手，因不想伤父女之情的黄琮主动称降，结果在一日之内，那个叫夜色的女人不但当上了四域将军之首，原本在黄琮头上帝国第一武将之名，亦遭她手到擒来。



为此，他足足气了七年。

这七年来，他们三个男人，年年与夜色打，年年都想把她给拉下头头的位置，但她就是没让他们得逞过一回。也多亏夜色不给他们留颜面，自当上东域将军后，他的武艺在短短七年内大增，在他镇守的东域之内，从不曾出过任何乱子，甚至上回在举兵灭了天宫天苑城时，也没花他多大的力气。

在他眼中，三道的神子根本就不算是什么，天孙、女娲或是海皇亦然，他唯一的强敌，只是那个叫夜色的女人而已，因此当六器想插手干预他东域之事，甚至还派出了玉笄与玉珩前来海道，打算攻打三岛并找出海皇，他也并不急着做什么，就只是待在他位于迷海远处的别墅里，冷冷地看戏。

因熟悉东域的他明白，要想解决海道三岛，就必须先解决那个守护海道的风神，而这点，相信现在吃足了苦头的玉琅与玉珩，应当也很明白了。

“王爷。”站在他身后远处的金刚，在他又举枪再练时朝他轻唤。

破浪回首看他一眼，并没有停下手边的动作，旋身一掷，准确地执向那片冬日已至，才在风势下离枝的枯叶，在它落地之前，硬生生地将它钉在远处的墙上，除了遭枪尖刺中外，稍稍一碰就可能脆弱四碎的枯叶，并无损一分

一毫。

“玉珩船舰与军员在今日损失过半。”自海岸边赶来回报消息的金刚，魁伟的身形占据了廊上的大半空间，极为低沉的嗓音，在说时，仿佛也令四周轰轰地震动。

破浪收回缨枪，自枪尖取来那片枯叶，手拈着叶柄问。

“那女人又做了什么？”除了布那啥子怪法令海上掀起强风外，那个被海道神子奉为风神的女人还能做什么事？

“飞帘布法卷起水龙。”亲眼见识过异象的他，怎么也想不通那怎会是人类所能为之的事，不信神的他，本想说服自己让玉珩和玉琅损失惨重的那些异象，不过是上天所造成的，可当他看着那些水龙避开岩滩，像长了眼似的，什么不找，就只找上玉珩的船舰和碉堡，他就很难说服自己这单纯只是上天所为。

破浪扬了扬剑眉，一脸兴趣地回首看向那张明明白白写着，虽不想相信，但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粗犷脸庞，半晌，他笑了笑。

“有意思。”假若有机会的话，他倒是很想会一会这个能让固执的金刚怀疑起自己信念的女人。

无声无息出现在廊上的力士，倚着廊柱一脸笑意地瞧着金刚脸上两道浓眉几乎挤成一团，与金刚外貌恰恰相反



的他，长了一张斯文脸不说，还生了一副好嗓子。

“想说什么？”破浪朝他弹弹指。

力士忙不迭正色地开口：“王爷，日前六器自中土请来的僧人被活埋在山谷里的事——”

懒得多听一句废言的破浪，扬起一手打断他，直接问想知道的答案。

“是谁省了我的事？”六器特地找来为爱徒们助阵的僧人以及玉笄遭杀这事，玉珩一直想压着这消息，不让这事传出去，更不想让他知道，偏偏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只差不知道凶手是谁而已。

“都灵岛岛主观澜与天宫之人。”看样子，海道的神子中，有一个不肯乖乖待在岛上的岛主，私自溜出迷海了。

他有些意外，“天宫？”

力士摊摊两掌，“来者来历不明，但手握天宫之弓，同时也是他杀了玉笄。”也不知那个深藏不露的家伙是打哪冒出来的，在那日之前，三道里压根就没听过见过那号人物。

“天宫欲与海道结盟吗？”破浪一手抚着下颌，不禁要做此联想。

深知海道作风的力士摇首，“海道似无结盟意愿。”自恃还有个海皇的海道，是出了名的看不起失了天孙的天

宫与没了女媧的地藏，因此海道不可能委下身段去与其他两道结盟。

破浪冷冷笑问：“这些海道的神子，真以为一座迷海就是人间所有的天地？”哼，井底窥天，外头的世界有多大、敌者有多强都不知，还不愿与其他两道结盟？搞不好哪天海道是怎么被灭的，恐怕他们都不知道。

察觉到这三个月来不断狂吹的风势，似乎变弱了些许，走下长廊的金刚，有些纳闷地看向天际，虽然风势依旧没停，但天际原本流散得飞快的流云，却缓下了它们在天上的步伐。

“风势——停了？”不过一会儿，当云朵停止在天

上，连力士也不禁诧异地仰首观看。

金刚立刻把握这机会向破浪进言，“风势已停，王爺是否要把握机会进击？”

“不。”破浪连看也不看天际一眼。

“我军停泊在岩穴内的船舰一船未损。”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船舰也似玉珩般损失惨重，所以无战舰可出海，力士忙不迭向他禀报详情。

他边说边瞧着手中枯黄的叶片，“我要继续等。”

力士忍不住皱起眉，“还要等风神？”虽然他不似没耐性的玉珩会蠢得去与风神硬碰硬，但这样一直等下去，究竟还要再等多久？难道他不想拿下海道挫一挫六器的锐